



1 4
1555
41



第六集

知不足齋叢書

長塘路氏別墅

第六集

知不足齋叢書

長塘鮑氏開雕

門 14
號 1555
卷 41

知不足齋叢書

第六集

玉壺清話 十卷

愧郊錄 十五卷

碧雞漫志 五卷

樂府補題 一卷

蛻巖詞 二卷

目錄第六集

知不足齋叢書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九日
購

玉壺清話

玉壺清話序

玉壺清話序

玉壺隱居之潭也潭一作筆文瑩收古今文章著述最多自

國初至熙寧閒得文集二百餘家僅數千卷僅一作近其閒

神道碑墓誌行狀實錄及奏議碑表野編小說之類傾

十紀之文字聚眾學之醇郁君臣行事之迹禮樂憲章

之範憲一作文鴻勳盛美鴻一作洪列聖大業關累世之隆替截

四海之見聞見聞一作聞見惜其散在眾帙世不能盡見因取

其未聞而有勸者聚為一家之書及纂江南逸事逸一作遺

并為李先生昇特立傳釐為十卷釐一作離且夫黃帝之時

世淳事簡尙有風后力牧為史官藏其書羣玉山中古

之所以有史者古之所以必欲其傳無其傳則聖賢

治亂之迹都寂寥於天地閒當知傳者一知字下亦古

今之大勸也書成於元豐戊午歲八月十日餘杭沙門

文瑩湘山草堂序補校截四海之閒

見載吳本作載

玉壺清話卷第一

真宗嘗曲宴羣臣於太清樓君臣謹淡談笑無閒一云君臣

謹笑無閒忽問屢沽尤佳者何處一無九字中貴人奏有南仁和

者亟令進之徧賜宴席上亦頗愛問其價中貴人以實

對上遽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唯丁晉公奏

曰唐酒每升三十一有錢字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讀杜甫詩

曰蚤來就飲一斗酒一云蚤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

知一升三十錢上大喜曰甫之詩自可為一時之史

蘇翰林易簡一日直禁林得江南徐勣所造欵器一作徐遜

遂以水試於玉堂一小璫傳宣於公見之不識其名因
密奏既曉太宗召對問曰卿所玩者得非斝器乎公奏
曰然亟取進之於便坐上親試之以水或增損一絲許
器則隨欹以水一作其水合其中則凝然不搖上歎曰真聖人
切誠之器也公奏曰願陛下執大寶神器持盈守成皆
如此器一無皆字則王者之業可與天地同矣一云可以與天地同久
上徐笑謂公曰若腹之容酒得此器之節一云若平時飲酒得此器
之節安有沈湎之過耶蓋公嘗嗜飲過中故託此以規之
一無以字易簡泣謝慙佩慙一作感上親撰斝器銘及草書誠酒

詩以賜焉

樞密直學士劉綜出鎮并門兩制館閣皆以詩寵其行
因進呈真宗深究詩雅時方競務西崑體磔裂雕篆篆一
作親以御筆選其平淡者止得八聯晁迥云夙駕都門
曉微涼苑樹秋楊億止選斷句關榆漸落邊鴻過過一作度
誰勸劉郎酒十分朱巽云塞垣古木含秋色祖帳行塵
起夕陽李維云秋聲和暮角膏雨逐行軒孫僅云汾水
冷光搖畫戟蒙山秋色鏤層樓錢惟演云置酒軍中樂
聞笳塞上情都尉王貽永云河朔雪深思愛日并門春

暖詠甘棠劉筠云極目關山高倚漢順風鵬鶚遠凌秋

上謂綜曰并門在唐世皆將相出鎮凡抵治遣從事者

以題咏述懷寵行之句多寫於佛宮道院院一作宇纂集成

編目太原事績目一作日後不聞其作也綜後寫御選句圖

立於晉祠綜名臣也少孤依外兄通遠軍使董遵誨以

從學遵誨遣綜貢馬于朝一本董遵誨句下云遵誨還

日太祖解真珠盤龍帶遣綜齋賜遵誨綜時年十六歲

奏曰臣外兄止以方貢修人臣之常節陛下解寶勒賜

之臣竊恐勲臣別立殊績陛下當何以為賜敷奏清雅

辭容秀徹太祖愛之謂左右曰兒非常材從容謂之曰

吾委遵誨以方面不得以此為較後雍熙二年擢第于

梁顯榜中同年錢若水深器之推挽於朝

與國中太宗建祕閣選三館書以寘焉命參政李至端

掌一日李昉宋琪徐鉉三學士叩新閣求書以觀至性

畏慎拒曰肩鑰誠其所掌籤函巾幕巖祕難啓柰諸君

非所職竊窺不便三人者笑謂至曰請無慮主上文明

吾輩苟以觀書得罪不猶愈他咎乎因強拉祕鑰啓窺

至密遣閣使聞奏上知之亟走就閣賜飲仍令盡出圖

籍古畫賜昉等縱觀昉上言請升祕閣于三館之次從之仍以飛白閣額賜之及賜草書千字文至請勒石上曰千字文本無稽梁武帝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之文理無足取夫孝為百行之本卿果欲勒石朕不惜為卿寫孝經本刻于閣壺一無壺字以敦化也熙寧元年狀元呂公澹為京尹上殿進劄子時府推官郎中周約隨趨於後今上忽問呂曰卿體中無恙否呂對曰臣無事斯須又問卿果覺否呂又對曰臣不敢強時呂公神彩氣燄略無少虧將退又問周曰卿見呂

澹如何周對曰以臣觀澹似亦無事亦一作是呂出殿門深

疑之整巾拂面索鏡自照問周曰足下果見澹如何

曰龍圖無自疑容彩安靜果數日感疾迺遷不起此

然知聖人之觀物殊有夙見一本云殊異凡見況他事可昧

鑒哉周中立責授巴陵親語其尉朱元明元明佳士

敢妄說乎

景德三年有巨星見於天氏之西先芒如金圓無有識者春官正周克明言按天文錄荊州占廿星名周伯語曰其色金黃其光煌煌所見之國太平一昌又按元命

苞此星一曰德星不時而出時方朝野多歡六合平定
鑿輿漚淵凱旋方域富足方一作萬賦斂無橫宜此星之見
也克明本進士獻文於朝召試中書賜及第

太宗將親攻范陽李南陽至參大政以二策抗疏為奏
願陛下選將帥中威武有謀敦龐多福克荷功名者授
宸算付銳兵俾往征之大駕不出京轂恭守宗祧慰撫
黔庶示敵人以閒暇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暫
駐清蹕揚天威以壯軍聲策之中也若其邊霜朔雨朝
塵夕埃翻龍鳳于旗常擁貔貅于鑾輅勞侵黼屨士失

耕農非愚臣所知也疏既入繼以目疾求退士論嘉之

曹武惠彬始生周晬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

所取武惠左手捉干戈

提一

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

餘無所視後果為樞密使相卒贈濟陽王配享帝食公
雖兼將相之領不以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不
名呼下吏吏之稟白者雖劇暑不冠不與見伐江南西
蜀二國諸將皆稱載而歸惟公但圖史衾篋而已為藩
帥中途遇朝紳必引車為避過市戢其傳呼戒導吏去
馬不得越寸草恐壅過市井性仁恕清慎無撓強記善

太祖初有事於太社時國中墜典中一多或未修太社作初祝文亦亡舊式詔詞臣各撰一文膽錄糊名以進上覽之謂左右曰皆輕重失中獨御筆親點一文曰惟此庶乎得體開視之乃竇儀撰者文曰惟某年太歲月朔日宋天子某敢昭告于太社謹因仲春秋祗率常禮敬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香其嘉薦醴齊備茲禋瘞用伸報本敢以后社句龍氏配神作主惟神品物賴之載生庶類資以含洪方直所以著其道博厚所以兼其德有社者敢忘報乎尙鑒遂詔儀定其儀注公以

開元禮參酌於三代之典繼以進熟之際作雍和樂太社之饌自正門入配坐之饌自左闥入皇帝詣罍洗之儀竝如圓丘事具本文詣太社樽所執樽者舉罍贊酌醴齊太常卿引皇帝于太社神坐前捧爵跪奠太祝持版進于神坐之右西向跪讀祝文

黃夷簡閒雅有詩名在錢忠懿王椒幕中陪尊俎二十一年開寶初太祖賜俶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功臣遣夷簡謝於朝將歸上謂夷簡曰歸語元帥朕已於薰風門外建離宮規模華壯不減江浙兼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

與元帥先朝者即賜之今煜岫疆不朝吾將討之元帥
助我乎無為他謀所惑果然一作果爾則將以精兵堅甲奉
賜向克常州元帥有大功俟江南平可暫來相見否無
他但一慰延想爾固不久留朕執圭幣三見於天矣豈
敢自誣即當遣還也夷簡受天語俛首而歸私自籌曰
茲事大難王或果以去就之計見決于我胡以為對殆
歸見俶因不匿盡以天訓授之遂稱疾于安溪別墅墅一作
業保身潛遁夷簡山居詩有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幾
焙茗旗香之句山一作風雅喜治釋太平中歸朝為光祿少

卿後以壽終焉

苗訓仕周為殿前散員學星術於王處訥從太祖北征

處訥諭訓曰一云預庚申歲初太陽躔亢宿亢怪性剛

一無其獸乃龍恐與太陽竝駕若果然則聖人利見之

期也至庚申歲且太陽之上復有一日眾皆謂目眩以
油盆俯窺果有兩日相磨盪即太祖陳橋起聖之時也
處訥幼夢持鏡照天列宿滿中割腹納之遂通曉星緯
之學太祖即位樞密使王朴建隆二年辛酉歲撰金雞
歷以獻上嘉納之即改名曰應天歷御製歷序處訥謂

所知曰此歷更二十年方見其差必有知之者吾不得預焉至太平興國六年辛巳吳昭素直司天監果上言應天歷大差太宗詔修之

錢昱忠獻王宏佐長子也

案宋史作佐表忠觀碑作仁佐

讀書彊記在

故國與贊寧僧錄迭舉竹數束得一事抽一條昱得百餘條寧倍之昱著竹譜三卷寧著筭譜十卷昱輕便美秀太祖授禪伯父俶遣持貢入闕賜後苑宴射時江南使者已先中的令昱解之應弦而中賜玉帶旌賞之歸朝願以刺史求試乞換臺閣送學士院試制誥三篇格

不價等改祕書監尤善翰牘太宗取閱深愛之謂左右

曰諸錢筆札多學浙僧亞栖書體格浮軟其失仍俗獨

此兒不類以御書金花扇及行草寫急就章賜之後南

郊當增秩上曰丞郎德應星象是王孫也檢操無守不

宜膺之授郢團蓋慎惜名器也

太祖征太原還至真定幸龍興觀道士蘇澄隱

蘇一作蘇迎

鑿駕霜簡星冠年九十許氣貌翹竦上因延問甚久自

言頃與亳州道士丁少微華山陳搏結游于關洛嘗遇

孫君房

遇一

塵皮處士上問曰得何術對曰臣得長嘯

引和之法和一遂令長嘯其聲清入杳冥移時不絕上

嘿久低逃假寢殆食頃方欠伸其聲略不中斷上大奇

之因問引導之法養生之要引導之法四隱對曰王者

養生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

正無為無欲凝神太和黃帝唐堯黃帝二字所以享國

永圖得此道也遂賜頤素先生

戚同文宋都之真儒雖古之純德者殆亦罕得其徒不

遠千里而至教誨無倦登科者題名于舍凡孫何而下

七榻五十六人不善治矯吳校云不善治家似鄉里之

飢寒及婚葬失其所者皆力賑之好為詩有孟諸集揚

侍讀徽之守南都召至郡齋禮遇益厚唱和不絕楊謂

君曰陶隱居昔號堅白先生以足下純白可侔僕輒不

揆已表於朝奏乞堅素之號未知報否後果從請及設

齋學百餘楹過如庠序之盛州郡惜其廢奏乞賜額為

本府書院命奉禮郎無賊舜賓主之即論子也

李南陽至嘗作元宮賦其序略曰予少多疾羸不勝衣

庚寅歲冬夕忽夢游一道宮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牀

歸然于中一金龍蟠踞於牀之上碧髯金鬣光射天地

有綠衣道士轉眄若嵩電謂余曰此亢宿之宮也大

象無停輪宜速拜之汝將事此龍積疾亦消予將拜龍

飢先拜至至道初一云龍輒先拜云至道初太宗立真宗為皇太子

公與李沆相竝為賓客相字無太宗戒真皇曰臣皆

無庸矣真宗恭稟皇訓見必先拜符亢宮之兆也

李集賢建中冲退喜道冲一作恬處搢紳有逍遙之風善翰

札行筆尤工至于草隸分篆俱絕其妙人得之則寶焉

為詩清淡閒暇如其人也有杭州望湖樓詩小艇閒撐

處湖天景物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落日孤江

輕烟古寺稀時攜一壺酒戀到晚涼歸西湖詩有漲煙

春氣重貯月夜痕深之句皆類于此晚喜洛中景物求

留居園池亭榭蕭灑自如每喜誦楞嚴經中四句云將

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凡起

居皆咏之後被詔與張君房集賢校勘道藏時號稱職

真宗為壽春郡王開府太宗詔宰臣為朕選端方純明

有德學無過闕臣僚二人為王友僉擇累日命一作檢惟得

崔遵度張士遜爾遵度與物無競口未嘗言是非清潔

士知不足齋叢書

士知不足齋叢書

完如一作完好不喜名勢掌右史十年每立殿墀匿身楹檻之外以避顧野善琴得古人深趣著琴箴十篇鳴琴於室妻子殆不得見通夕只聞琴聲張士遜鄧公生均州鄖鄉深山間始冠已有純德稱於鄉里京西作舊有淫祀曰大戒其設頗雄立二十四司三十六門公幼往觀之其巫傳神語曰張秀才請於中書門下坐後果以師儒之重相仁廟出處皆太平壽八十六長安一巨冢壞得古銅鼎狀方而四足古文一字人莫之曉命句中正辨其篆曰此鳥迹文也其日

王遷洛岐豐錫公秦之幽宮鼎藏於中命杜鎬一曰武王克殷都於豐鎬以雍州為王畿及平王東遷洛邑以岐豐之地賜秦襄公篆曰岐豐錫公必秦襄之墓也後耕人果得折豐碑刻云秦襄公墓中正有定字隸行艸盡精與徐鉉校定說文又同吳楊文舉撰雍熙廣韻吳本云吳鉉遂直史館一無篆太宗神主藏太室西壁及篆諡寶遂賜金紫益州華陽人也

太祖問趙韓王儒臣中有武勇兼濟者何人趙以辛仲甫為對曰仲甫才勇有文頃從事於郭崇教其射法後

崇反師之贍辨宏博縱橫可用遂召見時太祖方以武
臣戡定寰宇更不暇他試便令武庫以烏漆新勁弓令
射仲甫輕挽即圓破的而中又取堅鎧令擐之若被單
衣太祖大稱愛仲甫奏曰臣不幸本學先王之道願致
陛下於堯舜之上臣雖遇昌時陛下止以武夫之藝試
臣一弧一矢其誰不能上慰之曰果有奇節用卿非晚
後敷歷險易雍熙三年參大政公嘗為起居舍人使契
丹虜主曰中朝党進者真驍將也如進輩有幾虜所以
固矜者意謂進本虜族中國無之公亟對若進輩鷹犬
鷲材爾行伍中若進者不可勝數虜主少沮意欲執之
辛曰兩朝以誠講好今渝約見留臣有死而已嘗笑李
陵輩苟生甘恥於羊酪之域無足取也契丹因厚修遣
禮送之度其志必不可奪也

玉壺清話卷第一

玉壺清話卷第二

開寶塔成欲撰記太宗謂近臣曰儒人多薄佛典向西
 域僧法遇自摩竭陁國來表述本國有金剛坐乃釋迦
 成道時所踞之坐求立碑坐側朕令蘇易簡撰文賜之
 中有鄙佛為夷人之語朕甚不喜詞臣中獨不見朱昂
 有譏佛之迹因詔公撰之文既成敦崇嚴重太宗深加
 歎獎公舉進士之時一云公博學少之時趙韓王深所器重謂人
 曰朱有君子之風壽德遠到時宗人朱遵度有學名謂
 之朱萬卷目公為小萬卷歎歷清貴三十年一作五十年晚

以工部侍郎懇求歸江陵逾年方允止令謝於殿門外
復詔賜坐時方劇暑恩旨寵留詔秋涼進程時吳淑贈
行詩有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之句尤為
中的錫宴玉津園中人傳詔令各賦詩為送若李承旨
維有清朝納祿猶疆健納一作辭白首還家正太平及陳文
惠公堯佐部吏百函通爵里送兵千騎過荆門之句凡
四十八篇皆警絕一時朝論榮之弟協亦同時隱皆享
眉壽家林相接謂之渚宮二疏荆師陳康肅堯咨表其
居為東西致仕坊八十二薨門人請諡正裕先生

王宮保溥乾德初相太祖以舊相先朝令德固優待之
故事一品班在臺省之後特制分臺省班於東西遂為
著式公父祚并州郡小吏後以防禦使致仕於家眉壽
康福每搢紳拜於其家置樽為壽公必朝服侍立客輒
不安引避於席祚曰學生僕之狔犬爾豈煩謙避耶溥
後纂集蘇冕崔鉉二會要撰成一百卷目曰唐會要教
其子貽孫尤負奧學上嘗問趙韓王曰男尊女卑男何
以跪而女不跪一云何以男跪而女不跪歷問學臣無有知者惟貽
孫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天后世女始拜而不跪韓王曰

何以爲質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遂得振學譽

馮瀛王道德度凝厚事累朝體貌山立其子吉特浮俊

無檢俊一作薄爲少卿善琵琶妙出樂府妙下一有音字世無及者

父酷戒之略不少悛一日家宴因欲辱之處賤伶之列

衆執器立於庭奏數曲罷例以纏頭縑鏹隨衆伶給之

吉置縑鏹於左肩抱琵琶按膝長跪厲聲呼謝而退家

人大笑於筮回首謂父曰能爲吉進此技於天子否凡

賓僚飲聚長爲不速酒酣卽彈彈罷起舞舞罷作詩昂

然而去自謂曰馮三絕及撰昭憲太后謚議舉朝歎服

乾德四年郊禮容樂節刊正漸備有司奏其闕典但少

宗廟殿庭宮懸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羆十二按樂禮朝

會登歌用五瑞郊廟奠獻用四瑞回至樓前一云迴仗至樓前

次之曲御樓奏隆安之曲各用樂章又八佾之舞

文德武功請用元德升聞天下大定之舞率從其

言鼓吹熊羆十

下似有脫誤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刺來謁自稱前永

守脩髯秀彩骨清神竦所被衣巾輕若煙霧曰欲託

君爲父子頃寄浙西飛來峯翻譯金剛經然其經流分

中有未合佛旨處願寄君家刊正無他祝慎勿以葷羶
噉我及七歲放我出家爲真僧以畢前經夢訖鎬生眉
貌高古類夢中者父愛之小字康樂成童聰敏攻文字
盡若夙誦誦一作構堅求出家其親不肖以葷迫之初不能
食後亦稍稍及冠翹秀變姻者衆親疆而娶焉後嗣
愛其博雅累用之然而柔懦寡斷惟好釋氏初從軍
建州凡所克捷惟務全活建人德之號爲邊羅漢及
湘潭鎬爲統軍諸將欲縱掠獨鎬不允軍入其城巷不
改市潭人益喜之謂之邊菩薩 印於潭政

無威斷惟事僧佛楚人失望謂之邊和尚

太祖初郊凡闕典大儀修講或未全備至於勘契之式
次郊方舉大禮畢鑾輅還至闕門則行勘箭之儀內中
過殿門則行勘契之儀勘箭者其箭以金銅爲鏃長三
寸形若鑿柄其筈香檀木爲之長三尺金鏤飾其端以
絳羅泥金囊韜之金吾仗掌焉其鏃以紫羅泥金囊貯
之駕前司掌焉每大駕還闈中扇扇一作屏下同駐蹕少俟有
司警云南來者何人一無南字駕前司告云大宋皇帝行大
禮畢禮儀使跪奏曰請行勘箭金吾司取其筈駕前司

取其鏃兩勘之罷即奏曰勘箭訖有司又聲曰是不是
贊喝者齊聲曰是如是者三方開扇分班起居迎駕大
輅方進勘契者以香檀刻魚形金飾鱗鬣別以香檀板
為魚形為一刻坎而為範其魚則駕前司掌焉其範則宮
殿門司掌焉鑾輿過宮殿門輿一作輅以魚合範然後開扇
迎駕其贊唱喝迎拜一無喝字一如勘箭之式

宗喜談經一日命馮元談易非經筵之常講也謂元
朕不欲煩近侍久立欲於便齋亭閣選純孝之士數
人一作三人上直司人上直司人一作便裘頂帽橫經竝坐暇

則薦茗果盡笑談削去進說之儀遇疲則罷遇一作過元薦
查道李虛已李行簡三人者預焉奏曰道欽州人母病
嘗思鰕羹方冬無有市者道泣禱河神鑿冰脫巾取得
鰕魚果尺餘以饋母後舉賢良入第四等虛已母喪明
醫者曰浮翳泊睛但舌舐十日勿藥自瘳虛已舐睛二
年遂明行簡父患癰極痛楚以口吮其敗膏不唾於地
父疾遂平真宗立召之日俾陪侍喜曰朕得朋矣
太祖收并門凱旋日范杲為縣令叩迴鑾進講聖壽詩
進一作請有千里版圖來浙右一聲金鼓下河東之句上愛

之賜一官改服色

擒劉鋹至闕下欲獻俘太廟莫知其儀時張昭以戶部
尙書致仕於家深識典故國初規制皆張昭與竇儀所
定太祖遣學士李瀚就問俘廟之儀庶同參酌張昭臥
病口占其式以授瀚不遺一字瀚遂心服昭之該明

太宗居晉邸問賓僚今朝父子一德者何人有以劉溫
叟父子為對者溫叟父岳退居河陰溫叟方七歲嘗謂
客曰吾老矣他無所覲但得世難稍息與此見借為溫
洛之叟耕釣煙月為太平之漁樵平生足矣後記父語

父因名焉

一因上無父字

岳後唐為學士溫叟晉少帝時又為

學士人盡榮之受命之日抱敷立堂下其母未與之見
隔簾聞魚鑰聲俄而開篋二青衣舉一箱至庭則紫袍
兼衣也母始卷簾見之曰此則汝父在禁林內庫所賜
者一無溫叟跪泣捧受開影寢列袍以文告其先万拜
母慶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大朝會有樂亦以事辭之
客有犯其諱則慟哭急起與客遂絕太宗聞之嘉歎益
久溫叟時為中丞家貧太宗致五百緡以贈之拜貺訖
以一櫃貯於御史府西楹令來使緘鐫而去至明年端

午以紈扇角黍贈之視其封宛然所親諷之曰晉邸贈
縉恤公之貧盡開局以濟其乏溫叟曰晉王身為京兆
尹兄為天子吾為御史長拒之則鮮敬受之則何以激
流品乎後太宗聞之益加歎重

乾德三年再郊范魯公質為大禮便以鹵簿青油隊舊
有甲騎盡聚於武庫聚一作取磨鏗堅厚精明可畏於禮容

有所不順陶穀尚書為禮儀使出意絕之以青綠畫黃

絕為甲文絕一作絹 文一作紋青巾裹之中一作布綠青絕為下裙絕

絹絳皮為絡長短至膝加珂紋銅鈴加字下一遶前膺

及後鞦至今用焉案此段多誤字且有脫文別本亦五

附錄宋史以正之宋史陶穀傳云其人甲以布為裏黃

絀表之青綠畫為甲文紅錦綠青絀為下裙絳韋為絡

金銅玦長短至膝前膺為人面二目背連膺纏以紅錦

騰蛇馬具裝蓋尋常馬甲但加珂拂於前膺及後鞦爾

又案宋史儀衛志范質為郊祀大禮使陶穀為禮儀

使舊清游隊有甲騎具裝亡其制度穀以其所記造之

又作大輦皆率意定其制事在隆四年據太祖本紀

為乾德元年蓋是年以南郊改元也非乾德三年事又

案太祖在位南郊凡四舉再郊實在乾德六年是年因

郊改元天寶此云乾德三年再郊亦誤也又青油隊當

依宋史作穀本姓唐避晉祖諱易之明博該敏尤工歷

清游隊象時偽晉虜勢方熾謂所親曰五星數夜連珠於西南

已累累大明吾輩無左衽之憂有真主已在漢地觀虜

帳騰蛇氣纏之虜主必不歸國未幾德光薨於漢又字東起芒侵於北穀曰胡雛非久自相吞噬安能亂華後皆盡然

竇禹鈞生五子儀儼侃俛僖等相繼登科馮瀛王贈禹鈞詩有靈椿一樹老丹桂五枝芳時號竇氏五龍昆仲材業儀儼九著儀為禮部侍郎太祖欲相之趙韓王自寡學一無自字忌儀明博亟引薛居正參大政以塞之弟儼素蘊文學為周世宗所重判太常寺校管籥鐘磬辨清濁上下之數分律呂還相之法去京房清宮一筦調之

二年方合大律又善樂章善一作喜凡三弦之通七弦之琴十二弦之箏二十五弦之瑟三漏之籥七漏之笛八漏之篪十七管之笙二十三管之簫皆立譜調按通而合之器雖異而均和不差編於歷代樂章之後目曰大周正樂譜樂寺掌之依文教習尤善推步星歷與廬多遜楊徽之同在諫垣預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連珠於奎奎主文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必見之老夫不與也果在乾德丁卯歲五星連珠於奎太宗鎮究海其明博如此

太祖嘗謂趙普曰卿苦不讀書今學臣角立雋軌高駕卿得無愧乎普由是手不釋卷然太祖亦因是廣閱經史

李瀚及第於和凝相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瀚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畱一詩於榻攜之盡去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

艾侍郎穎少年赴舉逆旅中遇一村儒狀極背闕顧謂艾曰君此行登第必矣艾曰賤子家於鄆無師友加之汶上少典籍今學疎寡聊觀場屋爾安敢俯拾耶儒者曰吾有書一卷以授君宜少俟於此詰旦奉納翌日果持至乃左傳第十卷也謂艾曰此卷書不獨取富貴後四十年亦有人因此書登科甲然齡祿俱不及君記之艾頗爲異時亦諷誦果會李愚知舉試鑄鼎象物賦事在卷中一揮而就愚愛之擢甲科後四十年當祥符五年御前放進士亦試此題徐奭爲狀元後艾果以戶部侍郎致仕七十八歲薨於汶徐年四十四爲翰林學士

卒

乾德初國用未豐蘇曉為淮漕議盡權舒廬蘄黃壽五
州茶貨置四十四場一萌一葉盡搜其利歲衍百餘萬
緡淮俗苦之後曉舟敗湯淮民比屋相賀屋一作戶

秦亭之西北夕陽鎮產巨材森鬱綿亘不知其極止利
於戎建隆初國朝方議營造尙書高防知秦州闢地數
百里築堡扼其要募兵千餘人為採造務與戎約曰渭
之北戎有之渭之南秦有之果獲材數萬本為梓蔽渭
而下後番部率帳族絕渭奪筏殺兵防出師與戰剪戮

其衆生擒數十人繫俘於獄以聞太祖憫之曰奪其地
之所產得無爭乎仍速邊州之擾不若罷之下詔厚撫
其酋所繫之戎各以袍帶優賜之遣還其部諸戎泣謝
後上表願獻美材五十萬於朝一作四

許仲宣青社人三為隨軍轉運使心計精敏無絲髮遺
曠征江南軍中之須當不備之際一云軍中所須無不備之曹武惠

公固欲試之凡所索則隨應給王師將夜攻城仲宣陰
計之曰永夕運鋪寧不食耶既膳無器可乎預科陶器
數十萬夜半爨成食兵將就食果索其器如數給之他

率類此征交州爲廣西漕士死於瘴者十七八大將孫
金興失律一作孫仲宣奏乞罷兵不待報以兵分屯湖
南諸州開帑賞給縱其醫餌謂人曰吾奪瘴嶺客魂數
萬生還中國已恨後時若更俟報將積屍於廣野矣誅
一族活萬夫吾何恨哉又飛檄諭交人以禍福交人遂
送款乞內附遣使修貢仲宣上表待罪太宗褒詔大嘉
之以祕書監致仕於家八十三終諡仁惠公
愍說者不知何人所撰偶一做冊中錄之云熙寧丙辰
四月二十六日襄州通衢一死婦理官驗之帶一公符

云潭州婦人阿毛

一作婦女

其夫楊全

一作楊金

配隸房陵既死

本州請陳願負夫骨歸葬故鄉遭時大疫遂斃於道嗚
呼轅門之四婦豈不知改從於人免凍餒以苟餘生平
翻能以義藏中悍然不憚數千里之遠負夫骨以歸此
節婦義女之爲反斃於道天平福善助順之理信所以
難忱也膏梁士族之家夫始屬纊已欲括奩結橐求他
耦而適者多矣宜將何理以極之

郭忠恕畫殿閣重複之狀

一作畫閣

梓人較之毫釐無差太

宗聞其名詔授監丞將建開寶寺塔

一作建

浙匠喻皓料

一十三層郭以所造小樣末底一級折而計之至上層
餘一尺五寸殺去聲收不得一作收殺不得謂皓曰宜審之皓因
數夕不寐以尺較之果如其言黎明叩其門長跪以謝
尤工篆籀詩筆惟縱酒無檢多突忤於善人聶崇義建
隆初拜學官河洛之師儒也趙韓王嘗拜之郭使酒詠
其姓玩之曰近貴全爲贖攀龍卽是聶雖然三箇耳其
柰不成聰崇義應聲反以忠恕二字解其嘲曰勿笑有
三耳全勝畜二心忠恕大慚終亦以此敗檢坐謗時政
擅貨官物流登州中途卒藁葬於官道之旁他日親友
與斂葬發土視之輕若蠟蛻殆非區中之物也李賈臺
建中以書學名家手寫忠恕汗簡集以進皆科蚪文字
太宗深悼惜之詔付祕閣

玉壺清話卷第二

玉壺清話卷第三

盧多遜相生曹南方幼其父攜就雲陽道觀觀一小學

時與羣兒誦書廢壇上有古籤一筒競往抽取為戲時

多遜尙未識字得一籤歸示其父詞曰身出中書堂須

因天水白登仙五十二終為蓬海客父見頗喜以為吉

讖畱籤於家迨後作相及其敗也始因遣堂吏趙白陰

與秦王廷美連謀事暴遂南竄暴一作露年五十二卒於朱

崖籤中之語一字不差初多遜與趙韓王睚眦太宗踐

祚每召對即傾之上以膚受頗惑之黜普於河陽普朝

辭抱笏面訴氣懣心懦奏曰臣以無狀之賤獲事累聖
況曩日照憲聖后大漸之際臣與先帝面受顧命遣臣
親寫二券令大寶神器傳付陛下以二書合縱批文合縱
批之立臣銜為證其一書先后納於棺一書先帝手封
收宮中乞陛下試尋之孤危之迹庶乎少雪臣此行身
移則事起豺狼在途危若累卵誰與臣辨與一後果得
此書於禁中帝疑既釋竄多遷於朱崖上謂普曰朕幾
欲誅卿故王禹偁韓王挽詞有鴻恩書冊府遺訓在金
滕乃此事也

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昉以司空致仕於
家上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於御榻之側數對明
爽精力康勁上親酌御尊飲之選殺核之精者賜焉謂
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
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也又從容語及平日藩邸
唱和之事公遽離席歷歷口誦御詩幾七十餘篇一句
不訛上謂曰何記之精耶公奏曰臣不敢妄對臣自得
謝無事每晨起盥櫛坐於道室焚香誦詩每一詩日誦
一徧閒或卻誦道佛書上喜曰朕亦以卿詩別筭貯之

每愛卿翰墨楷秀老來筆力在否公對曰臣素不善書皆狃犬宗訥所寫爾上即令以六品正官與之遂除國子監丞

呂中令蒙正國朝三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

姻戚微寵澤子從簡當奏補時公為揆門相舊制宰相

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案宋史起于盧多遜之子雍後遂以

為公奏曰臣昔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一作六品

者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能露寸祿者無限今臣男

從簡一無從簡二字始離襁褓一物不知膺此寵命恐罹陰譴

止乞以臣釋褐日所授官補之固讓方允止授九品京

官自爾為制公生於洛中祖第正寢至易簣亦在其寢

其子集賢二卿居簡平日親與文瑩語此事云

張司空齊賢致仕歸洛康寧富壽先得裴晉公午橋莊

鑿渠周堂花竹照映日與故舊乘小車攜觴游釣勝於

門曰老夫已毀裂軒冕或公綬垂訪不敢拜見造一臥

輦以視田稼醉則憩於木陰酒醒則起嘗以詩戲示故

人午橋今得晉公廬花竹煙雲興有餘師亮白頭心已

足四登兩府九尚書公慕唐李大亮為人對上前申明

律意惟務裁減又奏乞罷三班吏杖罰請從贖論皆可
之為江南東西漕經制饒信虔三州錢料極為永便又
議私鑄之典曰小人雖加死法亦盜鑄不已聞或敗遁
則嘯聚林谷臣詢砂鐵錢每一金煤屑鉛炭亦不減三
分一作二分但乞許民間折三分通用既無厚利自然不為
矣後臺省駁議恐隳縣官法遂寢其行

梁丞相適始任刑詳一旦隨判院盧南金上殿進劄子

奏案中偶有臣僚名次公者案宋史云嘗與同院燕肅奏何次公案仁宗

忽問曰因何名次公判院以明法登仕不能即對時梁

代對曰臣聞漢黃霸字次公必以霸字而名也案宋史云適進

曰蓋寬饒黃霸皆字次公上遂問曰卿是何人對曰臣祕書丞審刑

詳議官梁適又問卿是那个梁家對曰先臣祖顯先臣

父固俱中甲科獨臣不肖於張唐卿榜行開及第案鳳

都事略梁顯傳顯子固固弟適適傳云顯之子也并載

真宗梁顯有子之言○廷傳案宋史亦云顯子少孤顯

父遺支及所自著以進上曰怪卿面貌酷肖梁固他日

上殿進劄子進罷適抱笏俯躬奏曰向蒙陛下今日親

諭臣面貌類先臣伏念先臣祖父頃事太宗真宗皆祥

符之前不知陛下以何知之上曰天章閣有名臣顯子

朕觀之甚熱適因下殿泣謝音儀堂堂上頗愛之有用
之之意一旦中書進熟除一臣僚為益漕凡進之例更
無改批但紙尾畫可而已忽特批云差梁適未幾又除
修記注以合格臣僚進之復批梁適自後知制誥至翰
林學士除目凡上皆批於公內祕丞至台輔不十年

太祖一作太宗後又作太祖與此本同未知孰是俟更攷欲開惠民五丈二河以

便運載吏督治有陳承昭者吳本作史承昭後同江南人諳水利

使董其役承昭先以緇都量河勢長短計其廣深次量
鋪之闊狹以鋪累尺以尺累丈定一夫自早達暮合運

若干鋪計鑿若干土總其都數合用若干夫以目奏上
太祖歎曰不如所料當斬於河至訖役止衍九夫上嘉
之又令督諸軍子弟濬池於朱明門外以習水戰後以
防禦使從征太原晉人嬰城堅拒遂議攻討以革內壯
士蒙之為洞而入雖力攻不陷師已老上深憫之且將
親幸其洞攜藥劑果餌慰撫士卒時李漢瓊為攻城總
管挽御衣以諫曰孤魚之危何帝累卵矢石如雨陛下
宜以社稷自重遂罷其幸止行頒賚而已既不克又欲
增兵丞昭奏曰陛下有不語兵乎餘萬在左右胡不用

之上不悟丞昭以馬策指汾太祖遂曉大笑曰從何取
土丞昭云紉布囊括其口投上流以塞之不設板築可
成巨防用其策投土將半水起一尋城中危蹙會大暑
復晉人閒道求契丹援兵適至遂議班師

周世宗顯德中遣周景大濬汴口又自鄭州導郭西濠
達中牟景心知汴口既濬舟楫無壅將有淮浙巨商貿
糧斛賈一云貿萬貨臨汴無委泊之地諷世宗乞令許
京城民環汴栽榆柳起臺榭以為都會之壯世宗許之
景率先應詔踞汴流中要起巨樓十二間方運斤世宗

輦輅過因問之知景所造頗喜賜酒犒其工不悟其規
利也景後邀鉅貨於樓山積波委歲入數萬計今樓尚
存

折御卿淳化中拜永安節度麟府總管契丹萬餘騎忽
入寇御卿一擊遂取斬五千級獲馬千匹擒司徒舍利
數十人虜中號為突厥太尉太宗大賞之自後世襲其
爵子孫繼為府州總管治其郡夏倚中立常言嘉祐中
為麟倅泐牒至府其州將乃御卿四世孫不類胡種雖
為雲中北州大族風貌厯厚揖讓和雅其子弟亦麤知

書畱中立凡數日出圖史器玩琴尊弧矢之具雖皇州

猶紳家止於是爾信乎文德之遐被也秣馬於庭陳一云

馬于庭雖上閑殆少每歲仲春縱游北於燕山孕歸於櫪

任其自產其種必渥注也然其牡一作牝罕有歸者

陵州鹽井舊深五十餘丈鑿石而入其井上土下石

之上凡二十餘丈以榱構木四面鎖疊用障其土土下

即鹽脈自石而出偽蜀置監歲煉八十萬斤顯德中一

白龍自井隨霹靂而出村旁一老父泣曰井龍已去鹹

泉將竭吾蜀亦將衰矣乃孟昶即國之二十三年也自

茲石脈淤塞一作湮毒煙上蒸以緇繩煉匠下視者皆

死不復開浚民食大饑一作饑太祖即位建隆中除賈琰

贊善大夫通判陵州專幹浚井琰至井齋戒虔禱引鋪

徒數百人祝其井曰聖主臨御深念遠民井果有靈隨

浚而通再拜而入役徒憚不冑下琰執插先之數旬不

見泉眼不字初煉數百斤日稍增數千斤郡人繪琰像

祀於井旁一作祀

石元懿熙載西洛人家貧游學事母以孝聞嵩陽道中

遇一叟熟視之稽顙曰真太平良弼也吾幼為唐相房

元齡檢書蒼頭房公公酷似之囑之曰見子事契相投者卽真主也善事之語訖卽滅後國初太宗建太寧軍節公謁之傾意投接爲掌書記游從觴詠情禮深厚公長於太宗簡墨尊俎常以兄呼之然亦得事上之體不諂不瀆故免數斯之辱殆踐祚七年爲右僕射平章事卒太宗親幸其第臨喪哭之哀謂近侍曰石某以純正事朕自府幕至台席朕窺之無纖瑕方此委用朕不幸

也

寶元元年朱正基駕部知峽州卽江陵內翰之子一夕

夢一吏白云城隍神遣某督修夷陵縣廨宇願速葺不宜後時朱不甚爲意連三夕夢之方少異焉因語同僚亦盡異之然亦未加葺明日報至歐陽永叔謫授夷陵報吏云已及荆門朱感其夢待之特異將入境率僚屬遠郊迎之迎一作迎歐公臨邑亦以遷謫自處益事謙謹每稟白皆斂板於庭州將常伺之俟入門先抱笏降於階至滿任不改前容歐公親語其事於其孫集賢初平學士焉初平上一有朱字

王昭素酸棗縣人學古純直行高於世市物隨所索償

其直貨者乃曰適所索實非本價昭素謂之曰汝但受之免陷汝於妄語咎自爾人無敢給者相戒曰王先生市物不可虛索一夕盜者穿窬將入以橫木滿室不通其穴昭素覺之盡室之物潛擲於外謂偷兒曰速去速去恐有捕者盜慚委物而遁鄉盜幾息李穆昔師之逮為學士薦於朝溫旨召至便殿一云薦于太宗召至便殿年七十顏如渥丹目若盪漆鰥居絕欲四十年家無女侍上賜坐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起整巾稽顙改容而說上問曰何故昭素奏曰此及正當陛下今日之事

引喻該證微含箴補上側聽啓沃講罷留茗果讌語賜

國子博士致仕留禁中月餘詢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

治世莫若愛民養身無非寡欲無非一作莫若此外無他上愛

其語書於屏几卒年八十九

卒文悅後周通經史里儒太祖幼嘗從其學顯德中為

殿前都點檢節制方面兵紀繁劇與文悅久不相見上

每亦念之文悅一夕忽夢迎拜鑿輿於道側黃屋之下

乃太祖也文悅再拜帝亦為之笑是夕太祖亦夢其來

令左右詢訪文悅惠然飾巾至門矣上大異之一云太祖異之

後遷員外郎

柳仲塗開知潤州胡旦祕監為淮漕二人者俱喜以名
 驚於時旦造漢春秋編年立五始先經後經一無此發經字
 明凡例之類切侔聖作書甫畢邀開於金山觀之頗以
 述作自矜開從其招而赴焉方拂案開編未暇展閱開
 拔劍叱之曰小子亂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來未有
 如夫子者至若丘明而下公穀鄒邾數子止取傳述而
 已爾何輩輒敢竊聖經之名冠於編首今日聊贈一劍
 以為後世狂斐之戒語訖勇逐之旦闊步攝衣急投舊

艦鋒幾及身賴舟人擁入參差不免猶斫數劍於舷聊

以快憤憤一作忿後朝廷授開崇儀使知寧邊軍聲壓沙漠

其子涪及第於咸平三年陳堯咨榜唱名日真宗召至

軒陛親謂涪日夜來報至汝父已卒今賜汝及第給錢

三萬俸戴星而奔給護旅櫛特加軫悼

杜審琦昭憲皇太后之兄也建寧州節一旦請觀審琦

視太祖太宗皆甥也一日陳內宴於福寧宮昭憲后臨

之祖宗以渭陽之重終宴侍焉及為壽之際二帝皆捧

觴列拜樂人史金著者金一作全龐能屬文致詞於簾陛之

外其略曰前殿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祖宗特愛之

張秉戶部員外郎知制誥唐故事首曹罕有掌誥者秉乞退為行內不試演綸之職試一作罷遂退為度支員外郎知制誥自爾為例

柴諫議成務知河中府有遠識妙略當銀夏末寧蒲中蒲中一作蒲津最扼飛輓之衝一作蒲津公悉應之略無弛曠嘗患府衢

狹隘市民歲侵簷閭節密幾輒之不容公計之曰時平安萬一翠華西幸輪蹄扈蹕千乘萬騎胡以為處遂

奏乞撤民居以廣街衢可之未幾果有汾陰之幸因畱蹕蒲關凡五日

張去華登甲科直館喜激昂急進取越職上言知制誥張澹盧多遜殿院師顏詞學荒淺深玷臺閣願較優劣太祖立召澹輩臨軒重試委陶穀考之止選多遜八格餘竝黜之時諺謂澹為落第紫微顏為揀停殿院賜去華襲衣銀帶為右補闕士論短之後十六年不遷反不速平進者榜下朱白昔同直館白為學士去華猶守舊

職一作舊秩

邵暉知廣州鑿內濠以泊舟楫不為颶風所害相次陳世卿代之奏乞免本州計口買鹽之害五年之後民始有完衣飽食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張乖崖鎮益屢乞代當蜀難已平願均勞逸王文正且舉凌侍郎策具言性稟純懿臨涖疆濟所治無曠上喜遂除之凌公少年嘗夢人以六印懸劍鋒以授之後在

劍外凡六任時辟楊蟾為益倅奏名上太宗不識蟾音

字亟召問立名之因奏曰臣父命之一云先不知其由

兄蚡弟蛻盡從虫臣家漢太尉震之後今已孤不敢輒

更上曰蟬有何義奏曰臣聞出羽陵壽書曰白魚蟲也

上歎曰古人名子不以日月山川隱疾倘恐稱呼有妨

今以細碎微類列名其子列一未知其謂也以御筆抹

去虫止賜名章弟蛻之女妻夏英公闕範嚴酷聞於掖

庭因率命婦朝後宮章獻后苛責之方少戢

胡大監且知明州道出維揚時同年董給事儼知揚州

遇之特歡截筒投鱗以畱之一日延入後館出姬侍列

設餼其宴豆皆上方貴器飲酣胡謂董曰吾輩出於諸

生一作書生所享若此麤亦忝矣弊舟亦有衰鬢二三容止

玩飾不侔同年之家人生會合難得或不棄來日能枉
駕弊舟數盃可乎董感其意大喜徐又曰三品珍器貧
家平生未識可略假舟中聊以誇示荆釵得否董笑曰
狀元兄見外之甚也亟命滌濯以巨奩盡貯之對面封
訖令送舟中明日五鼓張帆乘風瞥然不告而行不旬
至杭州薛大諫映亦榜下生也首問胡曰過維揚見董
同年否胡曰見一云胡日甚安又曰董望之材器英邁奇男子
也然止是性貪一日尊前胡謂薛曰聊假二千緡創立
鑑湖別墅一無字勤靡才罷便當謝病一扁舟釣於越溪

能隨蝸蠅競吻角乎薛公不得已贈白金三百星聊
為釣溪一醉且願領領之不為少謝後知制誥王繼恩
平蜀有功恃勳傲寵潛溢怨讟將加恩以銀數千兩賂
且託為裏詔一作表詞事敗且削籍為典午竄潯州安置焉

玉壺清話卷第三

王壺清話卷第四

王師伐蜀孟昶出兵拒之其勢既感始旬齋表詣于全
 斌請降即奉其母逮官屬沿峽流而下至江陵上遣使
 厚勞之別賜茶藥慰其母手詔止曰國母李氏有賢識
 昶在國或縱侈過度往往詬撻于庭有司候昶至關合
 銜璧俘獻于太廟一切罷之車駕親勞于近郊案爾時
命晉王此云車駕止令素服待罪于兩觀之下御舍元
蓋委曲追書耳殿備禮見之預詔有司直右掖門東葺大第五百楹什
 用器皿悉賜焉封昶為中書令秦國公給巨鎮節俸拜

命六日而卒年四十七發哀奠贈視三公之秩初其母
纔至闕上以禁舉肩至宮庭嬪御扶掖親酌酒飲之曰
母但寬中勿念鄉土異日必送母歸蜀母奏曰妾家本
太原若許送妾還并門死亦心足時晉壘未平太祖聞
吉讖大喜曰俟平劉鈞立送母歸必如所願因厚賜之
後昶卒母亦不哭以酒酹地曰爾貪生失理不能納疆
于真主又不能死社稷實誰咎乎吾以汝在所以忍死
至今汝既死吾安藉其生耶遂不食數日而卒

蜀州青城民王小波爲亂小波死又推其妻弟李順爲

賊首帥餘黨蟻聚萬餘人兩川大擾張諫議雍知梓州
雍生於河朔極邊素諳守禦之法練士卒三千人葦綿
州金帛賞其帑又募勇卒千餘人守城設砲竿飛矢石
創械具才備賊果至大設衝梯火車晝夜力攻在圍八
十日張守設方略立於矢石告衆曰勉力無自墮萬一
城破先梟吾首獻賊以贖汝命吾已飛檄帥帳求援兵
不久必至翌日果王繼恩分兵來援賊方潰詔嘉美咸
平中拜禮部侍郎鹽鐵使不得臺省之體齷齪無圓機
三司簿領置案前曰急急中急

吳本云三司簿領上聞
置案前急則檢

之笑曰雍之俗狀殆至于此命王嗣宗代之

戚密學綸初筮仕知太和縣里俗險悍喜構虛訟公至以術漸摩先設巨械嚴固狴牢其箠梃絙索比他邑數倍民已悚駭次作諭民詩五十絕不事風雅皆流俗易曉之語俾之諷詠以申規警立限日諷誦半年頑心不悛一以苛法治之果因此詩獄訟大減其詩有云文契多欺歲月深便將疆界漸相侵官中驗出虛兼實枷鎖鞭笞痛不禁大率類此江南往往有本每當歲時與囚約曰放女暫歸祀其先一云祀其祖先櫛沐蟣蝨民感其惠皆

及期而還無敢違者

朱台符眉州人俊邁敏博少有賦名與同輩課試以尺度其畧台符八寸而一賦已就凡有所作文字其彫篆皆類于賦篆一作琢章疏歌曲亦然河西作梗因上封事其

略曰且夫結之以恩者彼必懷之示之以威者彼必畏之若爾則所謂繼遷者自當革心而束手款塞而旋庭矣又嘗爲數闕其略曰歌邊雲兮慘容色舞迴風兮腰一擗又曰鬢多而翠黛難成望極而烏雲易散當本深心兮牡丹期到如今兮賜冰頰扇鄉人田錫嘗曰朱拱

正一闕乃闈怨賦一首只少原夫

孫漢公何擢甲科與丁相竝譽于場屋時號孫丁為右
司諫以彈奏竦望疏議剛鯁知制誥掌三班素近視每
上殿進劄子多宿誦精熟以合奏牘忽一日飄牘委地
四散俯拾零亂倒錯合奏不同上頗訝之俄而倉皇失
措墜笏于地有司以失儀請劾上釋而不問因感恙抱
病乞分務西雒不允遣太醫診視令加鍼灸公性稟素
剛對太醫曰稟父母完膚自失護養致生疾疹反以鍼
艾破之況生死有數苟攻之不愈吾豈甘為強死鬼耶

遂不起

謝史館泌解國學舉人

學一作子

黜落甚眾羣言沸搖

搖一作

懷璧以伺其出公知潛由他途

途一作道

投史館避宿數日

太宗聞之笑謂左右曰泌職在考校豈敢濫收人不自揣分反怨主司然固須避防又問曰何官職騶馭雄
偉都人斂避左右奏曰惟臺省知雜阿擁難近遂授知
雜以避擲璧之患公深慕虛元朴素恬簡病革變以
羽衣焚香端坐而逝者不少歎

楊大年二十一歲為光祿丞賜及第太宗極稱愛之月

後苑曲宴一貼職名得預公以詩貽館學諸公曰爾

官花滿鬢紅上林絲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

仙凡迥不同諸公不敢匿即時進呈上訝有司不即召

左右以朱貼職為對即日直集賢院免謝令預曲宴

作後修冊府元龜王相欽若總其事詞臣二十八人

入分撰篇序下詔須經楊億刪定方許用之次年祖文

逸偽唐玉山令大年將生一道士展刺來一作自稱

懷玉山人冠褐秀爽斯須遽失公遂生後至三十七為

學士晝寐于玉堂一作寢忽自夢一道士來謁亦稱

山故人一無故字坐定袖中出一語牒曰內翰加官取閱之

其榜上草寫三十七字大年夢中頗驚曰得非數乎道

士微笑又曰許添乎道士點頭夢中命筆止添一點為

四十七至其數果卒

李密學濟與李昌武宗諤同宗同歲月後一日而生二

人者平生休戚舒慘一無不同及昌武死濟亦

後一日卒昌武即司空昉第三子在玉堂真宗召公同

丁晉公侍宴玉宸殿上曰朕常思國朝將相之家世緒

不墜相惟昉將惟曹彬爾聞卿家尤更雍睦有法朕繼

一聖基業亦如卿家保守門闕祥符五年同丁相迎真宗聖像爲迎奉副使公歸上因幸玉堂及問塗中之事因奏曰汴渠流屍蔽河而下暴露渚魚鳥恣噉上聞之惻然嗟念因而遂御製泗水發願文敕守臣勒石於津亭歲給錢百緡修釋道齋醮各七日爲之懺滌每一屍官給籩條三片錢一銀置酒紙脯餽卽令收瘞永爲著式御製略云嗟乎灘磧之上競食者烏鳶鳥渚之間爭餐者魚鼈汝等孽非他速殃盡自貽仕宦者怙勢以凌民爲民者欺心而冒法願汝等仗茲浣滌各遂超騰

悟諸佛本空之原體太上眞靈之理

靈作虛

景德初北戎請盟欲撰答書久亡體制時趙文定安仁爲學士獨記太祖朝書札規式

吳本太宗作太宗

詔撰之及修

明講好之制

一云及修講盟好之制

深體輕重朝論美之時虜使

韓杞者始修聘好獷悍無檢命公接伴公旋教覲見之儀方漸馴擾及將辭嫌服太長步武繁足復欲左衽公戒之曰君將陞殿受還書去天顏咫尺可乎剛折之纔不敢明年虜選姚柬之

柬之一作東之下同

翹翹者也至闕復接伴柬之者輕縱逞辨坐則談兵公徐謂曰君號多聞者

豈不聞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今得已之時也二國始以禮儀修好非君所談之事方此少戢酬對得體遂參祥符二政拜宗正卿掌玉牒屬籍國初梁周翰創宗籍之制不便宮邸公裁酌得宜又造仙源積慶圖盡列長幼親屬之目吳本屬作疎以進於便坐張之為

盛事一云誠為盛事也

真宗為開封尹呼通衢中鐵盤市卜一瞽者卜一字似誤鐵一作

鐵令張耆夏守贇楊崇勳左右數輩揣聽聲骨因以為

娛或中或不獨相王繼忠瞽者駭之曰此人可訝半生

食漢祿半生食胡祿真宗笑而遣去繼忠後為觀察使

高陽總管咸平六年虜寇望都與虜酣戰至乙夜戎騎

合圍數十重徐戰徐行旋傍西山而遁一作旋一作欲至白城陷

虜上聞之甚嗟悼皆謂即沒景德初戎人乞和繼忠與

撰奏章而勸諷誘掖大有力焉朝廷方知其存後每歲

遣使真宗手封御帶藥茗以賜焉吳本作御藥茗帶繼忠服漢

草南望天闕稱未死臣哭拜不起問聖體起居不避虜

嫌以其德儀雄美德一作姿虜以女妻之偽封吳王改姓耶

律案宋史云更其姓名為耶律顯忠又改名宗信封楚王卒於虜人謂陷蕃王氏

也

戴恩為御龍弓箭直都虞候一日西蜀進青龍城道觀
長壽仙人圖城一作其本吳道元之迹太宗閱之酷肖戴
恩又恐所見有殊亟召數班軍校近侍內臣徧示之曰
汝輩且道此圖似何人羣口合奏曰似戴恩上笑而異
之因是進用後建寧遠軍節舉朝止呼戴長壽

真宗車駕巡師大名王維端濟為鎮倅調丁夫十五萬
修黃汴河濟以謂役廣勞民乞徐圖之詔往經度遂減
十萬張齊賢相請令濟立狀保河不決奏曰河之決繫

陰陽災沴責在調元者和陰陽弭災沴為國致太平河
豈有決乎臣乞先令宰臣立一保狀天下太平然後臣
以族入狀保河不決丞相曰今非太平耶濟對曰北有
胡寇西有賊遷關右兩河歲被侵擾臣敢謂未也上動
容畱之問以邊計敷奏可采後知河中府車輅幸澶淵
虜騎旁侵詔汭河斷橋梁毀舟舫緩者以軍律論濟馳
騎飛奏曰陝西關防天設其數十萬斛以河為載若用
小舟沈覆必矣此誠可惜案其數十萬斛句上似有脫
文攷宋史濟傳云陝西有關
防隔關舳艫遠屬軍儲
數萬一旦沈之可惜所斷梁之議搖動民心尤宜

寢罷真宗悟其議立弭之

張乖崖性剛多躁蜀中盛暑食餛飩

蜀中上似有脫字

項巾之

帶屢垂於盃手約之頗煩急取巾投器中曰但請喫因捨匕而起少年慷慨學擊劍喜立奇節謂友人曰張詠賴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爲何等人耶李順之亂益州大將王繼恩上官正輩頓師逗遛不進公激使行盛陳供帳郊辭以餞之酒酣舉爵謂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勉力平盪寇壘以手指其地曰若師老日曠卽爾輩死所也徐謂繼恩曰朝廷始若許

僕參後騎豈至今日醢賊以噉師久矣自是士氣畢振獲捷而還

王元之禹偁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初爲司諫知制誥疏雪徐鉉貶商州團練副使方召歸爲學士坐爲孝章皇后遷梓宮于燕國長公主之第羣臣不成服元之私語賓友曰后嘗母儀天下當奉舊典坐訕謗出守滁州方召還知制誥撰太祖徽號玉冊語涉輕誣會時相不悅密奏黜黃州

黜一作出

泊近郊將行時蘇易簡內翰榜下放

孫何等進士三百五十三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爲

遷客漂泊可念臣欲令榜下諸生罷期集綴馬送于郊
奏可之至日行送過四短亭一云至行日諸生拜別於
官橋元之口占一闕付狀元曰爲我深謝蘇公偶不暇
取筆硯其詩云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三
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諸生時交親縱深密者一縱
作最循時好惡不敢私近惟賈元賓執其手泣於閤門曰
天平得非命歟公後以詩謝略云惟有南宮實員外爲
余垂淚閤門前至郡未幾忽二虎鬪於郡境一死之食
殆半羣雞夜鳴冬雷雨雹詔內臣乘驛勞之命設禳謝

司天奏守土者當其咎卽命徙斬上表略曰宣室鬼神
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文止期身後上覽曰噫禹
偁其亡乎御袖掩涕至郡踰月果卒嘗侍宴瓊林太宗
獨召至御榻面誡之曰卿聰明文章在有唐不下韓柳
之列但剛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難庇禹偁泣拜書紳
而謝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欲以皇王之道御圖愧無稽古深
學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繁碎難檢令諫臣以治亂
興亡急要寫置一屏欲常在目時知雜田錫奏曰皇王

三言詩卷四
之道微妙曠闊今且取軍國要機二事以行之師卒太
原逮茲二載未賞軍功願因郊籍議功酬之乞罷交州
之兵免驅生靈為瘴嶺之鬼此二者雖不繫皇正之治
陛下宜念之上嘉納曰錫真得硬直之體而此尤難為
荅趙普當國錫謁於中書白曰公以元勳當國宜事損
斂有司羣臣書奏盡必先經中書非尊王之體也諫官
章疏令閣門填狀大弱臺諫之風尤為不可普引咎正
容厚謝皆罷之錫將卒自尊遺表猶勸上以慈儉納諫
為意絕無私請上厚卹之

李丞相穀與韓熙載少同硯席少幼分攜結約於河梁

曰各以才命選共主云各以才命遇主廣順中穀仕周為中書

侍郎平章事熙載事江南李先主為光政殿學士承旨

二公書問不絕熙載戲貽穀書曰江南果相我長驅以

定中原穀荅熙載云中原苟相我下江南如探囊中物

爾後果作相親征江南賴熙載卒已數歲先是朝廷遣

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實使覘之李相密遺熙載書

曰吾之名從五柳公驕而喜奉而一作忽宜善待之至果爾

容色凜然崖岸高峻燕席談笑未嘗啓齒熙載謂所親

曰吾輩縣歷久矣豈煩至是耶觀秀實公字也非端介正

入其守可隲諸君請觀因令宿留俟寫六朝書畢館泊

今年熙載遣歌人秦弱蘭者詐為驛卒之女以中之弊

衣竹釵日暮擁帚灑掃驛庭蘭之容止宮掖殆無五柳

乘隙因詢其迹蘭曰妾不幸夫亡無歸託身父母即守

驛翁嫗是也情既瀆失慎獨之戒將行翌日一無又以

一闕贈之後數日醺于澄心堂他本俱作清心堂今從吳本李中主

命玻璃巨鍾滿酌之穀毅然不顧威不少霽出蘭於席

歌前闕以侑之穀慙笑捧腹簪珥幾委不敢不醕醕罷

復灌幾類漏卮倒載吐茵尙未許罷後大為主禮所薄

還朝日止遣數小吏攜壺漿薄餞於郊一有亭字迨歸京鸞

膠之曲已喧陶因是竟不大用竟一作卒其詞春光好云好

因緣惡因緣奈何天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

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弦是何年

玉壺清話卷第四

玉壺清話卷第五

翰林朱昂嘗撰莫節婦傳大爲人倫之勸節婦荃少歸周謂昭州人布衣謁太祖召便殿試時務大稱上旨擢贊善大夫當天造之初凡所任人處置從便符彥卿暴恣不法除謂爲屬邑永濟縣令俾繩之彥卿聞其來魂膽俱喪離桑郊迺謂但指於馬上爾境上數強寇劫財傷人彥卿受賊縱之使逸謂出令敢有藏盜者斬不數日取獲之不解府卽時斬決以案具奏太祖大壯之興國二年詔遣副廣南羅延吉爲轉運副使以定嶺寇時

奔命赴道不得與荃別後委寄繁劇嶺寒馳走不還於家二十六年父母欲奪荃嫁之荃泣謂父曰吾夫豈碌碌久困者耶食貧守死俟之父不敢強荃執禮事舅姑益謹閨壺有法家素貧荃歲事蠶績得絲則機而爲杼軸勤儉自營生計漸盛雖里之淑婦靜女罕識其容者聞其風則幃箔竦敬子漸長築舍於外購書命師教之後產業益裕舅古將老附筮選美三大爲壽坎松檟茂密盡得其制又爲其夫創上腴田數百頃水竹別墅亭閣杳望然謂在路亦修高節矣荃二十六年閒畢一婚

二嫁皆清望之族迨謂歸俱已皓首勸夫偕老於家林焉

國初王朴竇儼講求大樂考三律呂無不諧協朴儼沒患無繼者後和峴故相凝之子也禮樂二學特勝前儒太祖天性悟音律末年郊饗覺雅樂聲高謂樂臣曰必圭黍尺度之差詔峴平之峴精意調整而終不和歸家私謂弟嶠曰鐘管之中賓聲終高主聲不亡暢亮主上其將不豫乎喻年果崩踰一作是樂府中有古玉管素號叉手笛無稽也上意欲增入雅樂峴調品使合大律別立

號為拱辰管詔備雅樂弟蒙凝之幼子知制誥南郊贊
導乘輿俯仰如畫神彩照物太宗愛之謂宰臣曰朕深
欲詔蒙入翰林但恐其眸子眊然視物不正不可為近
侍

呂文仲歛人為中丞有陰德咸平中鞠曹南獮民趙諫
獄諫豪於財結士大夫根蒂特固忽御寶封軒裳姓名
七十餘輩自中降出皆昔委諫營產買妾者悉令窮治
文仲從容奏曰更請察其為人密籍姓名候舉選對敷
之日斥之未晚真宗從之

仁宗讀五代史至周高祖幸南莊臨水亭見雙鳧戲于
池出沒可愛帝引弓射之一發疊貫從臣稱賀仁宗掩
卷謂左右曰逞藝傷生非朕所喜也內臣鄭昭信掌內
饗十五年嘗面誡曰動活之物不得擅烹深惡於殺也
王著為偽蜀明經善正書行草正一作王深得家法為翰林
侍書與侍讀更直太宗令中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
善也上臨學益勤後再示之著曰止如前爾中人詰其
故著曰帝王始工書吾或裒稱則不復留意矣後歲餘
復示之奏曰功已至矣非臣所及後真宗聞之謂宰臣

曰善規益者也宜居臺憲後終于殿中侍御史一無史字

郭仲儀贄真宗在藩為皇子侍讀太宗幸東宮御製戒

子篇命贄注解且令委曲講論真宗每以純厚長者遇

之在儲宮作詩贈之略曰該明聖典通今古發啓冲年

曉典常後參大政因論事朴直上意不悅後坐入對之

際宿醒未解左遷荆南因終身戒酒至卒不飲早暮餌

藥亦斥之其節剛若是矣一無矣字

邢尙書易曹州農家子一云曹州人田家子深曉播殖真宗每雨

雪不時憂形于色責日官所定雨澤豐凶之兆多或不

中易因進耒耜歲占三卷大有稽驗皆牧童村老歲月

於畎畝閒揣占所得咸平三年置經筵侍讀首以公為

之易初應五經廷試日升殿講師比二卦取羣經發題

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經賜第真宗晚年多召于近寢近一作

禁從容延對忽一日見公衰甚御袖掩目泣然曰宮邸

舊僚淪謝殆盡存者惟卿爾遽密賚銀千兩繒千匹易

康裕無恙果非久感疾久一作時將易簣車駕臨問公拖紳

整巾歷敘遭際上為之泣別既終又為之臨喪惟將相

喪疾方有此幸

楊侍讀徽之太宗間其詩名盡索所著得數百篇數一作四

奏御仍獻詩以謝卒章曰十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

問姓名上和之以賜謂宰臣曰真儒雅之士操履無玷

拜禮部侍郎御選集中十聯寫於屏梁周翰詩曰誰似

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中十聯詩者有江行云天

寒酒薄難成醉地迴臺高易斷魂臺一作樓塞上云戍樓煙

自直戰地雨長腥僧舍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閒遠庭松

露溼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吳江為

云廢宅寒塘雨雨一作水荒墳宿草煙嘉陽川云青帝已教

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峽水一作浪

帶雨雲歸越雋州年夜云年一作元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

城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殘桐葉雨聲寒余竊

謂公曰以天地浩露滌其筆於冰甌雪椀中則方與公

詩神骨相附焉

張茂直充人家貧喜讀書少游汶上嘗買瓜於園翁倚

鋤睥睨曰子非久當斷頭下刃之際稍速則死稍緩則

生果獲免必享富貴無何慕容彥超據兗例驅守埤周

師破敵擁城者例坐斬斬殆盡至茂直挾刃者語之曰

汝髮甚修且惜爲頭血所汚可先斷之茂直許焉將理髮得釋免後知制誥祕書監卒

梁修撰周翰一歲後苑讌凡從臣各探韻賦詩梁得春字曰百花將盡牡丹坼十雨初晴太液春上特稱之爲史館修撰上疏自今崇德長春二殿皇帝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令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干對拜除授沿革之事悉條報本院仍令舍人分直皆從之

李繼隆善馳驛日走四五百里征江南常往來覘兵勢

中途遇虎射殺之與吳人戰流矢中額胃堅不傷太祖欲拔用謂曰昇州平時獻書來當厚賞汝時軍中內侍數輩皆伺城陷爭求獻捷會有機事當入奏皆不願行繼隆獨請赴闕太祖訝其來早繼隆奏曰金陵破在旦夕上問安知對曰臣在途中遇大風天地晦冥城破之兆也翌日捷至太祖召謂之曰果如汝所料是夜城陷均其賞在獻捷之上除莊宅使

真宗車駕在澶淵大將王超擁兵十萬屯真定逗遛不進馬太尉知節移書詎讓復辭以中渡無橋徒涉爲患

公命丁庀材一夕而就始宵出兵知節全義之子也七
歲父卒太祖軫念曰真羽林孤兒也召入內廷國子學
列青衿胄子之間御賜今名後果有立纔三十餘為樞
密使咸平初帥秦號為善政秦質羌酋支屬二三十輩
殆二紀公悉遣歸諸番懷感終其任不敢犯邊水泉銀
釧累歲不發水泉一作永泉一作小泉義俱未詳額課
不除主吏破產償之不足破一作獨鞭朴累世公三奏悉已
之知延州戎人將謀入抄值上元令大張燈累夕大開
諸門虜不測即皆引去

李士衡

案宋史作仕衡

少時一俠者遺一劍屬之曰君他日發

迹

君一作若

在於劍記之後為祕書丞知劍州王均亂成都

陷漢州進攻綿不下因趨劍門士衡預度寇至城必不

能守徙金帛居民保劍關

吳校作劍閣宋史作劍門案劍州志大劍山峭壁中斷兩

崖相對如門諸葛武侯鑿石架空為飛梁閣道以通行路於此立劍門關是以有劍關劍閣之名其實則一耳

焚其倉庫厚募軍卒之流勇者

流勇者一作流逆者俱似有誤得數千

人賊果大至公與監兵裴臻據關擊之倉廩既焚數夕

大冰雪

數字吳校增

均眾食敗糟木皮臻與再戰斬凍餒者

三千級墮崖壑者無算賊宵遁保益州

案宋史李仕衡傳仕衡知劍州

王均反仕衡度州兵不足守即棄城焚芻粟輦金帛東
寺劍門既而賊陷漢州攻劍州州空無所資即趨劍門
仕衡預招賊眾得千餘人待之不疑賊將至與鈴轄馳
裝臻迎擊之斬首數千級云云敘事較明錄附于此
奏既上除士衡度支員外郎臻崇儀使公果因劍發迹
以至貴顯逮卒劍亦失之

雷宣徽有終李順亂為峽曹調發兵食規畫戎事大有
紀律至廣安軍賊勢充斥公瀕江三面樹柵一夕陰晦
賊眾掩至鼓譟舉火公安坐櫛髮氣貌自若賊既合公
引奇兵出其後擊之賊驚亂赴水火死者無數就拜右
諫議大夫知益州次簡州三字據宋史增入寓佛舍度賊必至

命左右重閉召土人嚴更警備初夕

數重及寺壞惟得擊柝者公喜施予

則似私帑給之奉身止銅器鞍勒而已頗

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橫戈開邊拔

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

夫景德初卒

王顯太宗在藩與周瑩為給侍赤腳道者相顯曰此兒
須為將相但無陰德爾及長太宗愛之曰爾非儒家奈
寡學問他日富貴不免面牆取軍誠三篇令誦之咸平

三年使相出師定州便宜從事忽一日一道士通刺為
 謁破冠敝褐自稱豐都觀主笑則口角至耳亂鬢若剛
 鬚鬚一作髮謂顯曰昨上帝牒番魂二萬至本觀未敢收
 於冥籍死於公之手者公果殺之則功冠於世然滅公
 算十年二端請裁之顯謂風狂叱起後日契丹引數萬
 騎獵于威虜軍境即梁門也會積雨虜弓皆皮弦緩弱
 不可用顯引兵勦襲大破之梟名王貴將十五輩五一作餘
 獲偽羽林印二紐羽林下一有郎字斬二萬級築京觀於境上
 露布至闕朝廷以樞相召歸赴道數程而卒

陳彭年字永年生撫州

左名輩所重左一作右除正言待制於龍圖閣與晁少保迥

戚密學綸條貢舉事盡革舊式防閑主司嚴設糊名謄
 錄取字林韻集韻略字統及三倉爾雅定其字式為禮

部韻及廟國之避國一作諱凡科場儀範遂為著格編太宗

御集公書字甚急日可萬餘細碎急草翌日往往不能
 辨一旦遽卒真宗急遣中人詣其家取平生編著但破
 篋中得二十餘軸人不能辨惟起居院吏趙亨能辨之
 上召亨補三班吏令重寫之送楊大年別行改較無一

字之誤者

黃晞聞人皇祐初游京師不踐場屋多以古學游搢紳之門凡著書自號贅隅子走京塵幾十年公卿詞臣無不前席晞履裂帽破馳走無倦後詞臣重晞之道者列為薦盡力提挽朝恩甚優授京官知巨邑有旨留國子監將有司業之命始拜敕徧謝知己才三日館於景德如意輪院一日晚歸解鞍少憩謂院僧曰僕遠人也勤苦貧寒一云勤苦長安客路漂泊寒暑未嘗溫飽今日方平生事畢且放懷酣寢一夕請戒僧重慎無見喧僧諾之

扁屏遂寢翌日大曉寂無所聞寺僧擊牖大呼已卒於

榻矣

劉樞密昌言泉人為起居郎太祖連賜對三日幾至日盱捷給詼詭善揣摩闔以迎主意未幾以諫議知密院然士論所不協君臣之會亦隆替有限一旦聖眷忽解謂左右曰劉某奏對皆操南音朕理會一句不得因遂乞郡允之

趙參政昌言汾人太宗廷試愛其詞氣明俊擢真甲科未幾拜中丞上幸金明池舊例臺臣無從游之制太宗

喜之特召預宴自公始也擢為樞密副使是時陳戶與董儼俱為鹽鐵副使胡旦知制誥盡同年生俱少年為一時名俊梁顥又嘗與公同幕五人者旦夕會飲於樞第棋觴弧矢未嘗虛日每每乘醉夜分方歸金吾吏逐夜候馬首聲諾象輿醉鞭指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都人諺曰陳三更董半夜董一作梁趙公因是坐貶崇信軍司馬淳化中以諫議起知天雄大河貫府蓋豪猾輩畜芻茭者利厚價欲售之誘姦人穴其堤使潰公知之仗劍露刃盡取豪芻廩積給用其蠹遂絕又忽澶

河漲流入御河陵府城公籍禁旅殺牛為酒募豪右出資散卒負土護之皆樂從不數日水退城完就加給事參政召還上渴佇詔乘疾置赴中書太宗笑謂公曰半夜之會不復有之公叩陛泣謝

真宗尹京舉相士安為府判沈毅忠厚中書將有僉諧太宗令輔臣歷選俱不稱旨而李相沈必欲用寇公上曰準少年進用才銳氣浮為朕選河朔有重德稀姓者處其中而鎮之近臣少喻上意方以畢公進上果大喜遂用參大政時曹利用為樞相寇曹二人者一時恃酒

往往凌詬於席公處其閒嘗溫容以平之不踰月與寇俱平章事歲餘果負重望太宗謂李沆曰朕固欲用士安者用一頃夢數神人擁一紫綬者令拜朕曰非久當相陛下夢中熟視之乃士安也

太宗飛白書張詠向敏中二臣名付中書曰二人者皆名臣爲朕記之向公自員外郎爲諫議知樞密院止百餘日咸平四年除平章事後坐事出永興軍駕幸澶淵手賜密詔盡付西鄙事許便宜從事公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會邦人命國難有告禁卒欲倚讎爲亂者公密使

麾兵被甲衣袍伏於夾廡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讎入先令馳達於中門外後召至階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卽席誅之勦訖屏屍亟命灰沙掃庭張樂以宴賓從股慄李文靖公沆初知制誥太宗知其貧多負人息錢曰沆爲一制誥俸入幾何家食不給豈暇償逋耶特賜錢一百三十萬令償之後爲學士因宴上目送愛之曰沆風度端粹真佳士也後爲右揆居輔弼當太平無一事凡封章建議務更張喜激昂輩搖鼓擗闔公悉屏之謂所

親曰無以報國聊用以安黎庶爾景德二年薨上臨哭之慟大呼曰天平忠良純厚合享遐壽

呂正惠公端使高麗遇風濤恍恍摧檣折舵吳本云遇風濤帆檣

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在齋閣時首台呂文穆蒙

正告老甚切上宴後死作釣魚詩獨賜公斷章云欲餌

金鉤深未到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首宰屬公公和進

云愚臣鉤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文穆得謝果冠

台席真宗初卽位居諒闇每見公則肅然起敬吳本起

揖未嘗名呼或以字呼上對公但稱小子公體貌魁梧

庭陛頗峻陛一作階命梓人別爲納陛人一作工兩使外域

虜主欽重後使虜者至則問曰呂公作相未

太宗命蘇易簡評講文中子中有楊素遺子食經羹藜

含糗之句句一作說上因問曰食品稱珍何物爲最易簡對

曰臣聞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羹汁爲美太宗笑

問其故曰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火火上一乘輿痛飲大

醉就寢四鼓始醒以重衾所擁咽吻燥渴時中庭月明

殘雪中覆一蓋盃一作盞不暇呼僮披衣掬雪以盥手滿

引數缶連沃渴肺咀蓋數根燦然金脆然一作若臣此時自

謂上界仙廚鸞脯鳳腊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紀其事因循未暇也太宗笑而然之

文瑩丙午歲訪辰帥張不疑師正時不疑方五十齒已

疎搖咀嚼頗艱後熙寧丁巳不疑帥鼎鼎一作浙復見招為

武陵之游陵一作林後同凡巨巒大蔽利若刀截已六十二矣

余怪而詰焉曰得藥固之時余滿口搖落危若懸蒂謾

以此藥試之輒爾再固因求此方以療病齒者凡用之

皆效題曰西華嶽蓮花峯神傳齒藥方一無華字序曰元亨

在天聖中結道友登嶽頂齋宿祈祠方已徧游三峯酌

太上泉至明星館於故基下得斷碑數片髣髴有古文

洗滌而後可辨讀之乃治口齒烏髭藥歌一首慮歲月

寢久剝裂不完遽錄以歸而後朝之名卿鉅公訪山中

故事語及者皆傳之修製以用其效響應歌曰猪牙皂

角及生薑西國升麻蜀地黃木律旱蓮槐角子木一作草細

辛荷葉剪荷葉心子也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燉研殺將來使

最良揩齒牢牙髭鬚黑誰知世上有仙方不疑晚學益

深經史沿革講摩縱橫文章詩歌舉筆則就著括異志

數萬言倦游錄八卷觀其餘蘊尙盤錯於胸中與余武

陵之別慨然口占二詩云憶昔荊州屢過從當時心已
慕冥鴻渚宮禪伯唐齊己淮甸詩豪宋惠崇老格疎閒
松倚澗清談蕭灑坐生風史官若覓高僧事莫把名參
伎術中一本云莫把參
寥擅傳中似誤又云碧嶂孤雲冉冉歸解攜情
緒異常時餘生歲月能多少此別應難約後期約一作定風
義見於詩焉

長沙北禪經室中懸觀音印像一軸下有文乃故待制
王元澤撰鏤板者乃郡倅關蔚宗文云都官鞏彥輔郎
中嘗魘去初兩緋衣召入一大府嚴甚有紫衣當案者

曰此王也置廡下授以沙盆剔囚目使研之餘斷腕截
耳不可勝數或恐懼失便溺頃一官至呵鞏解衣鞏以
有官無罪官怒曰此治殺生獄豈問官耶鞏窘呼觀音
囚者皆和而殘者完繫者釋俱出鞏亦出乃蘇余友吳
居易與鞏同官開封府言鞏性朴直不苟於獄以故或
忤在勢者云王子歲王雱元澤記會稽關杞刻之以廣
其傳庶乎世之聞見者有所警焉戊午歲題元澤病中
友人魏道輔泰謁於寢對榻一巨屏大書曰宋故王先
生墓誌先生名雱字元澤登第於治平四年釋褐授星

子尉起身事熙寧天子裁六年拜天章閣待制以病廢
於家云後尚有數十言挂衣於屏角覆之不能盡見此
亦得謂之達歟

亦得一
作得不

玉壺清話卷第五

